

# 湟水谣 (组诗)

## 诞生地

把红月亮放在心口，  
相思长高半拃。  
我走了一半儿路，  
碎银子就把大地淹了。

四十年前的月光没老，  
生锈的日子  
磨得又光又亮。一亩地分两半  
一半种幸福，  
一半种忧伤。  
一对饱满的乳房养大苦难的童年，  
现在离我那么遥远。

心痛的生活还在沟脑。一把叫时间的  
刀子  
在心上划过去。  
父亲的痛，  
母亲的痛，  
没有多深，只有短短一生。

近处的人说，它们过了。  
远处的人说，它们还在。

## 殇

打着灯笼，在黑夜里唱歌的男人，  
其中一个是我。

醉在青唐，三次找不到家的男人，  
其中一个是我。

父亲，你从天上下来  
接走母亲。  
你们离开以后，  
人间多么空荡。

堆积了四十年的伤痛，  
我一个人  
背不动。

## 乳名

月光落了半尺。清油灯下，一个男  
人的脐血  
眼珠子一样漆黑。

风没停下来。  
他的哭泣比1968年坚实的冬天还  
硬。  
这一对荒凉的牙齿，  
咬伤了父亲。

我的脐血，  
从他心里流出来，  
是一麻袋苦日子酿成的。

鲜月儿，鲜月儿。  
茱萸草长，  
苦苦菜苦。  
我听见父亲叫我的时候  
人间亮了一下。

## 羊角下



黄河  
青年作家作品选

羊角下  
住着我  
一对儿大眼睛望青海。

我的世界  
只有羊脑袋上面的天空那么大。

风吹村庄  
胡麻花儿蓝铃铛摇，洋芋花儿白铃  
铛响。

哥哥下水窖，  
我搬走泥。父亲在山上开荒，  
远处是落难的河西走廊。

夜晚母亲爬上房顶祈祷。

细白面桃子  
前面三炷香。一炷香保平安，  
两炷香保健康，  
三炷香一家人不分离。

……  
羊角下  
青海空了。  
一个失眠的人被月光灌醉。

## 沟脑

曼陀铃清香的嘴唇向天空张开，  
她的心里话  
我在湟水上游说过一遍。

红颜从水上流走。  
住在下游的人知道  
一个男人心里放不下青海。  
他把沟脑安置在紫青棵里，  
就领着一场风  
迁往扎曲河右岸。

曼陀铃还在守着沟脑。巴掌大的黄  
土坳里走着人，  
走着马  
走着羊，  
走着木头身子的菩萨。  
日子不走，只在一条山沟里停了一  
会儿  
就把一辈子交给了故乡。

金子没有痛重。  
太阳没有心热。  
四十年后我又把曼陀铃的话说了一遍——  
阿哥是肝花妹妹是心，  
心离了肝花不活。

## 小湾门子

风从山上走下来，像春天的样子。  
一路酥酥软软

但吹在心里，仍然是凉的。

爷爷圈马的庄廓  
后来住着他的子孙。天上的水  
还在以前的涝坝。  
我喝过。不甜。四十年后  
回泛苦味。

小湾门子，一块狼舌头头的坡地。  
我住在狼舌头尖上。  
我的脐血  
浇灌过一棵丁香。它给我说的话  
雪给我说过  
夜给我说过  
花给我说过  
寂寞也给我说过，谁也听不见。

一个男人的秘密，在小湾门子  
细节不清。  
一起长大的红月亮，  
行走边疆  
把故乡想得要命。

## 家族史

骑马的人  
从陕西过来，他守过的边疆，子孙成  
群，  
风吹到现在。

照过他的红月亮，  
照着西宁。一架高木轮马车上装着  
家  
远向西陲。  
最终没有到达红场的男人，  
向西更远。  
他的痛长在心里，  
根连西北。

一个地方放不下一生，  
两个地方  
两个人相望。  
再远的地方  
除了空荡，没有多余的念想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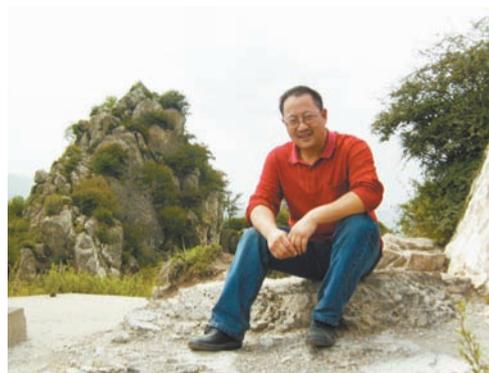
那些寂寞的人，  
那些痛苦的人，  
前世找不到故乡，  
今生继续流浪。

## 秋行

风从我的心里跑出来，  
在平安驿停留了半天。

它的黄金衣服像一张华丽的豹皮，  
裹在男人身上，太阳一样辽远。

被远处照亮的人，  
在黑夜里宽慰过我。我在青海上面  
看见了秋天  
这一粒伤口上的青盐，  
除了痛，  
有时候比一片海苦。



## 【作者简介】

宋长玥，男，青海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发表诗  
歌、散文千余篇。诗歌入选数十部重要选本，出版诗  
文集7部，获数十项文学奖励。现供职于青海省司法厅。

风啊，你吹过我，也吹过天下。  
十一月独自北上的人，  
还有谁的心  
比他的更冷？

## 秋风起

平安驿外  
黄菊花败在路口，  
内心寡淡的人思念又重一层。

我的青海从来就这么苍茫，  
它把心掏出来  
像太阳那样鲜红。

木头身子的鸳鸯  
几十年飞不到西海，  
远处生活的人  
心念不动已到梦中。

青海啊，  
羊板皮棉袄遮不住后心冰凉，  
秋天走过骨头之后  
永不还乡。

今夜，我把要命的花儿扶上西宁城  
头，  
心尖上铺满了白霜——  
如果我是从海子沟的天空飞过，  
老了的故乡  
会不会把日子收走的那一坛金子  
悄悄放在路过的地方？

## 云端下

我把自己放在青海湖西边，那里的  
雪厚一些。  
更厚的风  
吹遍了北方。

天空的儿子  
青海湖的马

风在故乡布置好丝绸的舞台——  
大地中央，  
我仿佛孤独王一样苍茫。

云端下，  
一个男人的青海空了。  
如果是一只天鹅落在青海湖，它在  
青铜上面的飞翔  
一定是寂寞的。  
如果另一只天鹅在春天的最后一个  
夜晚  
仍在青海湖西边踟蹰，  
它的低鸣  
和悬挂在沙陀寺屋檐下的一朵风铃  
没有两样。

——当我骑着风翻过唐古拉山  
而后向更远的青藏，  
还有谁知道  
这是失散的人一生全部的伤痛。

## 经过

吾屯下寺的风铃声落满松木地板，  
昨晚的风今天穿过了半个青藏。

走过青海南部的男人  
曾经在巴颜喀拉山北麓和一匹狼对  
视，  
他们的心里话  
是几十年生活酿出来的一吨金子。  
再高大的马  
也驮不动。

——如果我没有经过格桑梅朵的帐篷，  
马牙山下的红雪莲  
就不会远走他乡。  
今夜，她在我的梦里三次出现  
泪眼汪汪  
青春全无。

我眼看着世界慢慢空落。

# 南山六日

## 第一日

青海和西藏中间，男人站  
在一片白云前看了很久，  
卑微到云端我们，  
爬过多少颗星星，才能找  
到世界的良心？

说不清楚哪些痛苦来自土  
地，哪些痛苦原本就藏在  
心里。  
所有道路的最后绝望苍  
茫。  
这一片人类最终到达的荒  
原，地图上杳无印记；  
而在我们的灵魂中，它比  
青海和西藏还要广阔。

## 第二日

今年冬至，南山的风卖刀，  
男人的心试刀。

胭脂下山来，心上的人不  
是太阳熬茶的君王，  
也不是蹲在巷子的货郎。  
坐在长江的波涛上，她在  
大海开始的地方回望故乡

自己的江山  
就是云端下的一座南山。

那时已经是今年，弓箭上  
开满黄菊，  
白马飘过了天空。

## 第三日

雪地上长出的马牙正值壮  
年，  
但已经记不清哪一片草原  
是浪子的婚床。

遥远的脸牵拉着白马走过南  
山，  
我不能确信那是不是走失  
的自己。

鹰啄下风干的心比天空坚  
硬，  
它告诉我  
我的前世不是走在唐蕃古  
道的商人就是守着黄卷青  
灯的僧人。

——现在，  
还有谁记得人类一闪而过的  
伤痛。

只有更少的人  
在黑夜里点着自己的心前  
行。

## 第四日

剥羊皮的人深深吸一口  
气，  
尖刀下面他遇见了另一个  
自己。

背对南山，  
春天不灭，  
灵魂痛疼。  
绝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 
一生没有春天。

## 第五日

北风擂鼓，

## 南山白头。

老英雄  
老英雄  
“熬一熬，天就亮了。”

## 第六日

荒凉的人背着空城，  
太阳是他唯一的故乡。

巴颜喀拉山巅的旧雪上，  
一吨吨阳光  
建造华美的宫殿。  
荒凉的人  
灵魂走远  
用九麻袋虚虚实实的生活  
虚度光阴。

心说冷啊。